

# 應未遲在人間

◎ 張 放



圖71 精力充沛的應未遲。(文訊雜誌社提供)

應未遲(1921~2001)，本名袁睽九，湖南寧鄉人。在早期即任中央通訊社記者，到台灣後所從事者亦多為新聞文化工作。著有《南京受降記》(1946)、《七首集》(1955)、《重見故鄉》(1970)、《我和我家》(1971)、《藝文人物》(1972)、《旅路》(1973)、《輕塵集》(1976)等書。

應未遲是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，他的雜文、隨筆文詞雋永，影響深遠，最讓人懷念的則是他熱心文藝活動，樂於助人，即使晚年患了糖尿病，他依舊為文藝工作奔走，這是最難以忘懷的高貴人品。他的另一筆名是費辭。

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時期，應未遲離開故鄉湖南寧鄉，投筆從戎，進入軍事委員會戰幹團，由於他的文藝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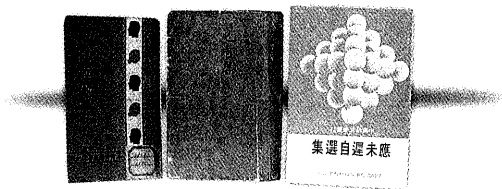
養比較高，不久被推薦到中央新聞研究班第一期學習，同期學員如墨人、覃子豪、夏鐵肩等，皆是著名詩人和小說家。應未遲畢業後，分派中央社貴陽分社擔任記者。

抗日戰爭末期，日軍為了作垂死的掙扎，在西南地區發動猛烈攻勢。日軍第十三師團從廣西南丹縣出發，沿黔桂線進攻抵達獨山以南約二十五公里處，危及陪都重慶。當時國軍二十九軍九一一師官兵奮力抵抗。擔任正面防守的九十七軍和日軍一〇四聯隊發生激戰，雙方死傷很多，同時我空軍也參加了轟炸任務。當時年僅二十二歲的記者應未遲，不畏槍砲，冒著危險，進行採訪工作。這是著名的獨山戰役。後來，應未遲光榮地獲得一枚金質獎章。

應未遲的精力實在驚人，他一天到晚開會、應酬，似乎永遠沒有倦態。過去每次到文藝協會開會，我總悄悄囑咐他：「您身體不好，不必拖到會議結束再走。」他朝我報以微笑：「放弟，你不懂，糖尿病是富貴病，不要緊的。」

應未遲是經過「大難」的人。1949年12月10日，他在共軍炮火轟擊成都時刻，倉促搭乘空軍二二六號運輸機飛往海南島。飛機到達海口上

圖 72  
應未遲的雜文，質量  
具豐。(林祝如攝)



空，不幸發生墜機事件。飛機殘骸散落金中嶺，死傷殆半，應未遲竟然災後餘生，只是斷了一條腿。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」，這可是普世真理，他到了台灣竟然醫治好了腿疾。不久，他和年輕貌美的湖南衡山同鄉李曉蘭小姐在台北「記者之家」結婚。他倆有二子二女，都是事業有成，事父母至孝。長子袁看，曾留學日本，我在東京時曾和他深談過，是一個質樸勤學的好青年。

應未遲的雜文，質量俱豐。僅以筆者收存的就有：《七首集》、《重見故鄉》、《藝文人物》、《旅路》、《電視觀》、《從沙坪壩到浮圖關》、《應未遲自選集》等。

有兩件事恕我在此證實一下：有人說他性情有點急躁、火爆，這是天大的誤會。我跟應老相識三十餘載，從未見他發過脾氣。遇到陌生人初見，他還現出膽怯、紅臉的表情，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；另外，有人說他：「乾女兒多」，也應澄清。應老猶如《紅樓夢》中的賈寶玉，他是純潔無瑕的人，寶玉愛的只有林黛玉，應未遲愛的只有他的妻子李曉蘭，這是他在一次酒後握緊我的手，說出的心底話，逼得我潸然淚下。

最讓終身難忘的則是1994年秋，

我甫自南洋返國，沒有工作。他知道我通曉日語，主動推薦我到中琉文化學會任秘書長。他不問我的意願，拉著我南奔北跑，向老官僚作揖寒暄，後來老官僚瞧不起老芋仔，看不上寫文藝的，擺過頭去吸煙斗，置之不理。我趁應老外出，拂袖而去！我感激他為我尋得這麼一位國民黨的末代官僚的原型人，讓我有生之年，可以寫出比較真實的小人物，而不是虛偽的木偶。

袁夫人曾勸他少應酬，不必開那麼多的會，他只是嘿嘿直笑。他的修養真好，只顧公益事情，卻不顧自己直腸脂肪瘤開刀，最後割掉了。應未遲愛護文藝人才，卻不讓人知道。當年中廣公司副總經理堅持開除一名資深編輯，應老去見總經理黎世芬，為部屬說項。黎起初不肯，應未遲理直氣壯地說：「降級可以，開除不行。」黎問他為什麼？他說：「他有四個兒女，出去了怎麼辦？你們為社會製造問題嘛。」最後，黎世芬總經理拿起了筆，批了「繼續重用」四字。結束了這場風波。歌德說：「愛一個人，如果不愛他的缺點，不是真正的愛。」應未遲真正實踐了這句誓言。

應未遲於2001年6月11日因肝癌去世，享年八十歲。